

文 學 叢 刊

刻 意 集

何 其 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意 刻

芳 其 何

材
新

一九四六年十月

有版權

實價四角

刻意集

何共芳

發行所
吳文生

發行所
上海西山路
文生話路
出版
社版

印刷所
上海
文生話路
刷印

巴金全集 文學叢刊

共分
十一卷
第六卷

夢之谷	靳	乾	長篇	遠天的冰宮	靳	以	短篇
砂丁	巴	金	中篇	草原上	劉白羽	短	篇
憩園	端木蕻良	短	篇	兒童節	羅	次	短篇
苦難	沙	汀	短篇	十月十五日	蕭	軍	散文
牛車上	蕭	紅	短篇	竹刀	陸	蠡	散文
牛人妻	羅	取	短篇	刻意集	何其芳	雜	集
野鳥集	蘆	焚	短篇	原野	曹	禺	劇本
鹽的砂子	凌	艾	短篇	無題草	曹	孫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二十八年十一月再版

序

把這些雜亂的東西放在一起並且重讀一遍後，我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哀愁。因為我想起了那些昔日。

對於那些已經消逝的歲月我是惋惜，追悼，還是冷冷的判斷呢？我無法辨別我的情感，我感到那不是值得誇耀的好夢，也不是應該譴責的過錯，那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許多人都有過的憂鬱的蒼白色的少年期。一個幼稚的季節。我想起了那些昔日，猶如想起了多年以前讀過的一本厚書裏的情節，至於其中曾經使我醉心的文句，曾經使我瀟同情之淚的主人公的行爲與心境，我已記不清了，無法獲得同樣的體驗了，甚至有一點驚異當時震動了。猶如我們都曾經是兒童但現在並不了解兒童們的情感。

並且我不是在常態的環境裏長起來的。我完全獨自的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着道路。感謝自己，我竟沒有在割棘與歧路間迷失。那麼我還有什麼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許多曲折的路，有過許多浪費時間的半途的徘徊？

這些雜亂的東西就是我徘徊的足印。那時我在一個北方大城中。我居住的地方是破舊的會館，冷僻的古廟，和小公寓，然而我成天夢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每一個夜晚我寂寞得與死接近，每一個早晨却又依然感到露珠一樣的新鮮和生的歡欣。假若有人按照那時的我分類，一定要把我歸入那些自以為是精神的貴族的人們當中。

我那時唯一可以矜矜的是青春。

但又幾乎絕望的期待着愛情。

愛情，一種嬌貴的植物，要在暖室裏的玻璃屋頂下才會萌芽，生長，開花，然而我那時由於孤獨，只聽見自己的青春的呼聲，不會震驚於輾轉在飢寒死亡之中的無

邊的呻吟。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直到一個夏天，一個鬱熱的多雨的季节帶着一陣奇異的風撫摩我，搖撼我，摧殘我，」用更明白的語言說出來，就是我遇上了我後來歌唱的「不幸的愛情。」但對於人間的不幸我仍帶着矜矜。在那最後留給我的「一片又淒清又豔麗的秋光裏，」我猶如從一個充滿了熱情與淚的夢轉入了另一個雖然有點兒寒冷但很溫柔很平靜的夢，總之現實的鞭子的第一次鞭打還是沒有使我完全醒來，沒有使我驟然達到現在的清醒，用帶着憤怒的眼睛注視這充滿了不幸的人間，而且向這製造不幸的人類社會伸出了拳頭。在那「一片又淒清又豔麗的秋光」裏，我自稱為「一個留連光景的人。」

留連光景惜朱顏。那是一位亡國之君的詞。雖然我的手裏沒有一個國家，我也亡失了我的青春。

亡失了我的青春，剩下的就是一些殘留在白紙上的過去的情感的足印，一些

雜亂的詩文。除去一部分自以爲比較完整的詩被一位朋友編入漢園集，又一部分不長不短的文章姑且名之曰散文者另編爲畫夢錄之外，尚可以寬容的挑選出來收輯起來的便盡在這個薄薄的集子中了。

我的寫作是很艱苦很遲緩的。猶如一個拙劣的雕琢師，不敢率易的揮動他的斧斤，往往夜以繼日的思索着，工作着，而且當每一個石像脫手而站立在他面前，雖然尚不十分乖違他的原意，又往往悲哀的發現了一些拙劣的斧斤痕迹。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應當最知道他自已，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斷言這到底是我的好處嗎？還是弱點，這寫作時候的過分矜持。

這過分矜持的寫作習慣的養成由於自己的思路枯澀，也由於我的文學工作是以寫詩開始。有一個時候我成天苦吟。

除了寫詩，後來我也學習以散文敘述故事。那都是很幼稚的。對於留存在這裏的一篇王子猷，我同樣感到羞慚，感到幾乎沒有勇氣去重讀它，然而終於姑息的留

存了，因為在那故事的後半，雖然仍是荒唐可笑的塗抹着千餘年前的古人的面目，我讀到了一些使我哀憐過去的自己的句子，如在情感的灰燼裏找到了一些紅色的火花。

「……誰是真受了老莊的影響？誰是真沉溺於酒與清談的風氣？都是對生活的一種要求。那是要找一點歡快，歡快得使生命顫慄的東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遊，到車碾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呵，就是王子猷這時抑在心頭的哭聲了。」

我彷彿聽見了我那時抑在心頭的哭聲。我想起了我重寫那樣一個陳腐的故事並不是爲着解釋古人而是爲着解釋自己。我想起了一次可哀的心理經驗，在過了一個舊曆的新年後，一個寒冷的日子，我帶着歡欣和一件小禮物去訪一位朋友，洋車拉着我在冷落的鋪滿白雪的長街上，我突然感到一種酸辛，一種不可抵禦的寂寞，

我幾乎叫車夫把我拉回自己的住處去。這種不應爲一個十九歲的少年人所有的孤獨傾向不僅這一次使我痛苦。我常常感到在這寒冷陰暗的人間給我一點溫暖以免於僵死，給我一點光輝以照亮路途的永遠是自己的熱情的燃燒。

這是一種不好的傾向，容易使人的心靈變得狹小，對於人間斤斤計較。而且嚴格的說，我是沒有理由抱怨的，因爲那時我接觸得最多最親密的並不是活的人類而是帶着死亡的芬香的書籍。

我讀着許多時代許多國土裏的詩歌。讀着小說。有一段短短的時間戲劇也迷住了我，比較冗長的鋪敘與描寫我感到它是更直接更緊張的表現心靈的形式。但我一開頭便忽視那些動作，我只傾聽那些心靈的語言，所以我最喜歡的是幾本靜默的，微妙的，沒有爲着迎合觀衆而設的熱鬧，誇張，與湊巧的戲劇。

我竟想用那種形式來寫一個幻想的故事，以四個黃昏爲背景，以愛情爲中心，敘述一個在他的一生的車道上「缺少了一些而又排列顛倒了一些」「適宜的

車站」的人物，少年，青年，中年，與老年。終於因為沒有自信，只挑寫了第二部分，就是夏夜。我一點不想使它冒充戲劇，我願意在那題目下注一行小字：一篇對話體的散文。

但我又怕我那些不分行的抒寫又是冒充散文。因為我終歸是寫詩的。

我寫了許多詩。就是說寫了許多壞詩。把燕泥集中的一部分和這集子裏的放在一起兒看，一條幾乎走入絕徑的「夢中道路」展開在我面前：我是怎樣從蓬勃快樂，又帶着一點憂鬱的歌唱變成彷彿在「荒地」裏的「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又怎樣企圖遁入純粹的幻想國土裏而終於在那裏找到了一片空虛，一片沉默。「我沉默着過了整整一年。」我幾乎完全忘掉了詩。但在對於它的熱情消失之後，我才清醒的得到一個結論，在差不多當作附遺編入這集子中的兩篇解釋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話和夢中道路）裏尚未達到的結論：詩，如同文學中的別的部

門，它的根株必須深深的植在人間，植在這充滿了不幸的黑壓壓的大地上。把它從這豐饒的土地裏拔出來，一定要枯死的，因為它並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現實者所假定的，一棵可以托根，生長，並繁榮於空中的樹。

然而直到現在仍有人在作這種懸空的企圖。

到處浮着一片輕飄飄的歌唱。

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而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誠實，就是當無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時候應當從夢裏驚醒起來，看清它從哪裏來的，並憤怒的勇敢的開始反抗。

我自己呢，雖然我並不狂妄到自以為能夠吹起一種發出巨大聲響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變成鞭子還擊到這不合理的社會的背上。

五月二十七日，萊陽。

目錄

序

卷一

王子猷

卷二

夏夜

……三

……二九

卷三

燕泥集後話	六三
夢中道路	六九

卷四

腳步	八五
慨歎	八七
數樂	八九
昔年	九一

兩天	九四
夢歌	九六
愛情篇	一〇〇
祝詞	一〇三
贈人	一〇五
圓月夜	一〇七
夢	一一二
短歌兩章	一一五
夜景(二)	一一九
結	一二五

物戀	一 二七
夢	一 二九
枕與其鑰匙	一 三一
風沙日(二)	一 三三

卷

一

原书空白

王子猷

「難道天已要亮了嗎？」

王子猷從溫適的夢中醒來，惺忪的眼對滿室白色的亮度投出疑問。不自覺的回憶開始數着膝中的夢，夢是那樣的少，那樣的短。由習慣，這長長的冬夜是不容易就亮的。「是夢入了梅花國度？」他心裏微笑着，輕輕翻過身，舊蒲枕在耳邊起一串細碎的聲音，他感到了自己身體的沉重。很明白地，不是夢。

他靜靜地睡着。從動了一下的棉被的邊緣上滑進一絲絲冷氣，他記起了這幾天來的嚴寒。他眼睛靜靜地睜着。這滿室的，從窗外映進來的亮度，是如此體白，如此澄靜，與月光與曙光，都不難於找到分別。他的經驗對他剛才的疑問加以嘲笑了，「真是睡眼矇矓！」

然而這如此皎白，如此澄靜地亮着的，到底是甚麼呢？他這時已能肯定地在心裏說一個字了，那個字是：

雪。

當「雪」這個字的發音從他心上抹過時，他如一個小孩似地感到大的歡欣。「我喜歡冬天，我喜歡雪，」幾乎叫出了，不是接着轉到：「起來吧。」

他起來了。扱着鞋把窗門一扇扇打開，雪已停止了飄飛，外邊的窗角都墊着一窩新雪，不自覺地把指頭去試觸一下，雪是可愛的幽冷。再從窗子半望出去，望得見的祇是白色，在黑夜裏顯出澄靜。在室內輕輕巡行一周，最後把門門推開。隨着門的開是一聲「賈青！」

應聲的是隔壁一個童子的聲音。

「提一壺酒來。」王子猷大聲說。

來的是一個清瘦的童子，和他手裏的一個黝色的陶壺。

「不要甚麼下酒物麼？」

「這還不夠下一壺酒嗎？」指着窗外。

他執壺呷吸幾口。酒是飲慣了的舊釀，但他飲得慢慢地，如第一次品嘗一種新的那樣。

放了壺，壺岸然古貌地立在棹上。

又輕輕地在室內走着。重新凝睇窗外：這雪，這體白的雪，不僅在夜的濃黑裏顯出澄靜，而且嫵媚，使人感到溫柔。這溫柔是祇允許人感到的——就祇感到不已夠了嗎？他心裏作一種聰明的微笑，脚步不自覺地重了起來。

他想起他是怎樣像脫去一件髒的衣服，丟了官家這裏隱居；他是從來沒有覺到那錯了的，但今夜的雪似又是新的參證。

白雲停陰間，丹甍耀陽林。石泉激瓊瑤，織綺亦浮沉。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笑傲霜，幽蘭開重巖。躑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管。

新得的句似地，人家的招隱詩從他口裏吟咏出來。他更沒有想到人間的聲音會損破整個的神祕的靜，直到一字字的鏗鏘駛入夜的寥闊，像一串野獸的足跡踏在雪地，直到最末一字的尾音漸漸消失，嘎然整個的靜復合，方笑了：「狂奴，清狂是向這雪夜發的嗎？」

他到棹前坐下，舉起壺：「狂奴當自罰。」

他又起來沿着四壁走，最後佇立在一個窗前。

黑夜是無邊地伸展着，雪的白點明了牠，使人能夠看見。但這色彩，還看見，並不損傷牠的廓大。

舉起眼。遠遠地，那個方向，使他想起戴安道，那一個朋友，那一個朋友，那是怎樣一個朋友啊。今夜真怪，一覺醒來，把他對一切感到新鮮，說不出的摸忽不定，雖說一切都似乎更清楚，更親近。

是這雪！

他於是要從雪裏去訪他遠在剡溪的朋友。

王子猷和黃子真在一隻船裏。船是小小，然而清潔使牠不覺窄促的船，沒有一片帆，一半船篷來遮蔽牠向圓圓的藍的天空仰視。幽關的水是柔滑地撫摩過牠身邊，流着永遠的靜寂。

兩岸銀色的叢林夾着這低流的河，對這河裏緩緩流着的小船，船裏靜坐着的角，蕭然的人，彷彿驚視。這正對着王子猷對四雙驚視的眼睛。這使他繼續一剎那完全的靜。聽着船尾輕勻地打起的一雙槳聲，搗來準備對天地的開闢浮一大白的酒。

壹都似乎忘掉，忘掉牠就在身旁的船板上。這時，除了純淨的空氣，甚麼都不必吸飲。這已夠沉醉，一種清醒的沉醉。

「天地爲甚麼要使我們覺得太大，太大？」

「然而我們伸出嬰孩時短短的手腕，就似乎完全擁抱着了牠，如小時合着眼擁抱母親的頸項。」

蒼青是過於愛說話。但愛多說話就是愚蠢嗎？春天不會禁止百鳥的囀鳴，雖說牠自己的翅膀是無聲地飛向夏天的綠蔭。蒼青不正是在他的春天裏嗎？他這樣想着，並且想到自己無意流露的答語，真幾乎站起來，如一個孩子對大地伸出手臂。但他祇回回頭。

後面也是遠遠的，正如前途。是從何點來？將至何點止？這流着的一河長長的夜啊。

欸乃的槳聲像是夜在甜睡裏的胸臆，又像是夜搖着大地這搖籃的眠歌。夜自

已到底是睡着還是醒着？是睡在那林間的積雪裏，睡在這流水的旋圈裏，還是醒着，守望在上面，沒有月，沒有星，的天空裏。

他想說話，但說出來仍是靜默。

「在母親懷裏，我們想不做聲，假裝着睡；又不自禁想唱出與生俱來的歌聲，雖說那幼稚到不成語調。今夜我又有了這感覺。」

「天地不待沉默去完成，也不至被歌唱破壞。沉默就是牠的歌唱，而一切歌唱都是牠的讚頌。」先前吟詠的招隱詩又在他心裏一亮，但他這時是不會再吟詠牠了。接着聽到質寺——

「那我將從這槳聲裏流出我的歌聲。」

「但你得低抑，低抑如流水之脚步。得擇一個雙素的，如雪之顏色。」

「我將擇這個，祇這個。天地說着牠的偉大，我們說着我們的微小。」

於是，一刹那靜。於是隨着雙槳一次稍重的落下，又打起，微顫的歌聲飄散在幽

開的水面——

不要月色，白雲照清路，

來啊，搖着你雙臂夜寒，

記認河邊三叉的柳樹，

這兒是我，和我的小船。

雙臂挽給我，你定定心，

別擔虛雪地真的足跡，

河水一會就重歸平靜，

隱瞞我們的船的消息。

風：你就靜靜睡在林中，
別從那側裏忽地欠伸，
驚動枝上積雪的輕夢
和我體裏最弱小的人。

信任這小船，這一雙槳，
它更思買如我的手臂，
輕輕拍起流水的低唱，
到你眉兒垂覆着安睡。

你醒來的眼像句問話！
我的人，划到河兒才停。

我低頭給你一吻回答：

划到我們的新的早晨。

微顫的歌聲飄散在幽闊的水面，如粒粒珍珠沉下，沉下深遠得像一個古代的
被忘却的幽夢的河底。又輕輕地閃起，閃起到像一羣高舉的鳥翅摩觸到天空，因為
無一片雲彩的天空是如此低垂。最後，消失了，如瓣瓣落花被流水帶到永不回來的
地方，如網網青色的夢紗在醒來的晨光中消隱。

在這時，在這歌聲洗滌出來的更深澈的靜寂裏，兩岸叢林裏發出一種斷續的
碎粒的聲響。

一定有個個微風的頭兒從歌聲的驚醒裏輕輕舉起，一定有枝枝不能負重的
柔條在銀影裏搖曳，一定有片片閃白的碎雪在繁枝的遮掩裏靜靜墜下。

王子獻微笑了。

他想：負青又要說話了。將說甚麼呢？但這有趣的期待得的是小小失望，一段時間在沉默中過去，祇一雙槳聲打得更柔和，像夢的聲音拂過枕邊，像零殘的簷雨滴在午夜。負青這小小的靈魂是一朵鶯鶯向世界瓣瓣展開，而在自己的色香裏輕睡是在一個夢裏，但這夢是他自己織就的，如三眠後的蠶自吐銀絲來織白綢的繭一樣。

他想到負青這孩子雖曾度過他不少的風晨雨夕，仍與一個普通會唱歌給女人聽的村野牧童沒有甚麼相異。這至少給他一絲悵惘；他生活的氣息竟不能給他有力的薰沐。

「這似乎是你該說話的時候了。」

「我將說甚麼呢？將說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嗎？我現在仍在夢中嗎？」

「爲甚麼要說夢？你以爲這夜是夢着的嗎？這雪是夢着的嗎……」

接着他聽到回答，不是負青，不是他自己，「夜是夢着的。一切都是夢着的。」許

就是夜的聲音吧。

他深深呼吸一口氣，微偏過頭望着岸上的白雪，想用眼光去吸取那幽冷。

一切仍是靜，新鮮。

但他，他却想到：該也快要划到夜的將盡吧。看天空是怎樣由深藍變到魚白，看黎明是怎樣代替夜，看第一線陽光是怎樣照到積雪。要一點晨風的淒冷，要一釀白雪的顏色，總之，要一點改變。

他提起酒壺來，痛痛地呷飲幾口。和着一點酒的殘餘，酒壺忽然被擲入江流，濺起一閃水花，一跳聲響。

「啊！」

「不讓河水享我一點殘酒，還要帶空壺到安道家裏去討新釀嗎？哈哈——」
笑後，他奇怪爲甚麼有那樣笑聲，並且爲甚麼要笑。

天亮。

灰黯的黎明告訴一切將有一個冬季的陰天。

但畢竟還是白晝。從水面收去了幽輝，從叢林收去了密暗，從大地收去了睡眠似的陰影。像劇後的人們，一切揭下了神祕的面具，真實地清楚地對立着，伸出手互說一聲祝福。

王子猷從雙槳打起的水花裏望到河岸，河岸就似乎在槳的邊緣上。從河岸的叢林裏望到天邊，天邊就似乎在叢林的枝巔。

「划攏岸去。」

「再划一程才是上陸走的路。」

「但我要上岸了。」

用一隻槳把船移過方向，再直對河岸划去，黃青是帶一點興奮把槳下得重促，當河岸漸近的在望。

當他們踏上雪地時，腳下發出一種快樂的聲響。王子獻擇一塊石頭站着，看賈青把船繫到一株倒欹入水的柳樹上。

林間有一條曲折的小徑，滿徑豐腴的積雪，還不曾有人的蹤跡。王子獻望着這一徑白雪，不忍踏上牠，又想踏上牠，最後，一步步向前走去，不回頭望望。

出了林，是平坦的田野。有短短的木橋，有冰鎖的小溪，有一聲聲鷄啼夾着淒冷，有一家家晨炊的烟裊上天空。

他心裏有一個歡呼。

水田裏都積了薄薄的冰，有三兩孩童在敲冰，準備敲一大塊起來用麻繩繫着當鐺打。

路從一家草屋的前面過身。那門前的土壩上，已站着一個農夫模樣的中年人。

「兩位走路的先生真早。」一個笑的招呼。

「我們從昨夜走到今天。」賈青在王子獻後面說。

「從那兒來的？」

「從流着水也流着船的河裏。」

「不要亂說！」王子猷停住脚步，回頭看貧者一眼，然後向農夫說，「我們是從山陰來的，打算去訪一個朋友。」

「在甚麼地方？」

「剡縣。」

「剡縣」向自己說似地輕輕念這地名一遍，很謙和地說，「不想歇歇脚嗎？我還可以給兩位先生準備早飯，如不嫌——」

「那麼恭敬不如從命。」

他們被引入一個低小的木門，從土牆上聞到一種泥草與牛糞混合的味。墜墜入較陰暗的地方的眼光，有點遲鈍才看清屋裏有一張木棹，幾條長板凳擠在兩側的盛着糧食的籬筐，還有斜堆在屋角的芋頭，番薯，馬鈴薯之屬。這是堂屋。

「到灶屋去坐，有火，煖和煖和吧。」

所謂灶屋就是左手邊，現着更陰暗的門。

一個兩眼的灶佔了屋的一角，灶門已亮着火光，流出濕柴的味，灶背已有一個中年的女人在作飯。

「這兩位先生是從山陰來的，將在我們這裏吃早飯。」

「我姓王，他叫黃青。」

「啊，王先生。」女人放下作着的事，招呼似地說，接着帶一點忙亂到堂屋去搬板凳。

坐定，男人陪着說話，女人仍帶一點忙亂跑進些出，拿東拿西，作着早飯。

「今年雪真大。」

「是的，明年一定是很好的年成。」

「真是擾亂了你們，不要因為我們在飯桌上多些麻煩。」

「沒有的事。便飯便飯。」

就是這一類話。我們的小人物因為先前被他主人瞪了一眼，在一種恭敬的節制下話說得很少。

飯要熟時，那女人問：

「午郎呢？」

「一定在外面耍雪。我去喊他。」男人起身。

外面是「午郎」「午郎」和五六歲孩子答應的聲音。

孩子帶着頑皮的神氣跑進來，看見兩個生人，瞪着驚閉的眼，不動，一雙紅紅的手。

女人從堂屋擺了碗筷進來，走近孩子——

「你瞧，你一雙手！」

「媽，我冷！」多麼習慣的依托的聲音！

女人用大大的粗黃的手握住小孩向她伸出的小手，完全包沒了那紅紅的兩拳，「誰教你要學的」

飯棹上，有炒的雞蛋，還有肥的臘肉，大塊的臘豆腐乾，這顯然是爲貴客而有的菜。王子猷在感謝主人的殷懃中努力把飯吃飽。

吃了飯，他說着趕路的話告辭。主人是這樣好，不肯收錢，祇很客氣地收了一聲「謝謝」。

同樣一段路，兩人同着走是比一人獨自走要短得多的。但若同着走的兩人不說話呢——沉默是多長長的難走的路啊，蘧公孫如要得到休憩似地又說出一聲，

「也許戴先生這時還高臥着吧。」

又是沒有回答。他知道這手背在身後，低頭走着的人，是不大愛說話，有時甚至緘默得可怕的。多麼固執的緘默！他生氣似地轉眼望着聳轉平漠的田畝，遠遠的帶

雪的樹。

最能銳敏地感到歡欣，也就最能銳敏地感到沉鬱的。王子猷，這自以為知道傳
很多很多的人，自以為生活得解脫而又深入的人，這時被一種輕微的思想束縛着
了思想是有一排尖尖的細齒，而最會嚼人的心的。

為甚麼快樂像一陣輕輕的風，飄過人的心裏，跟着就揚起悵惘的塵土？為甚麼
人要伸手去捉那輕輕的風，而又不願捉着的是一握塵土？

他想起他做官時是怎樣不管那些屬於官的俗事，為着完全適意，才連那僅是
一個掛名的官也拋棄了。想起出都時，在都下偶遇桓伊的那夜，桓伊是怎樣為他吹
了三弄笛，主客不交一言而去。更想起有次在吳中，到一有好竹的士大夫家去，是怎
樣不通主人就到竹下去，飄嘯了一陣便直欲出門，主人却把門關着留他……這些
故事，是一般人十都知道而且傳說着的故事，而他，在往次，憶及時也在心裏泛起涼
幽幽的微笑的。但這次

他是知道生活，而且想把生活做成一本好詩的。他懂得生活上的選擇與摒棄，懂得如何去創造生活上的新鮮，幽深，又如何去捉着那利那的快感。這時代實是一個不能使人安於平凡，庸俗的時代！稍稍在他前面的，如當時所謂「竹林七賢」清談縱酒的南渡人士，以及人人飽稱的「王謝」，他的父兄輩，誰是真受了老莊的影響？誰是真沉溺於酒與清談的風氣？都是對生活的一種要求。都是要找一點歡快，歡快得使生命顛倒的東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遊，到車轍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呵，就是王子猷這時抑在心頭的哭聲了。

他沉思裏伸出一雙紅色的小小的手。

那平凡的可祝福的家庭！那平凡裏是流着多溫柔多充實的聲音！一鋤，一犁，一塊田地，一間草屋，一個妻子還有孩子。工作時的汗水，休息時的烟管，還有大家一塊時的親切的目光與笑語。晨到夜，春到冬，生到死，一首樸實熱誠最妥貼的詩——

背後忽然一聲，「哦！」

「甚麼？」他轉過身。

「我想起我們的船，繫在河邊的船，假若被人划走了？」

「那有甚麼，被人划走了就另外找船。」

賀青正偷偷掩笑於終於引出了幾句話，王子猷却「真是大驚小怪」都沒有說出，又回轉身走起來了。

賀青這孩子，他想，昨夜唱那樣的歌，不是平常得自然的嗎，爲甚麼自己感到不快？一個人，該讓他如一棵樹，自然地長，吸取着一切所共的太陽雨露，還是必需加以盤屈，使他命出於衆樹中？爲甚麼他做官時不能如一個普通做官的？做人也不能如一個平庸的人，如那農夫？現在是隱居着，多可笑的隱居！遺棄世俗而反爲世俗所知道，驚異傳說……

從昨夜到今天，多短的時間，但在他心上是多少次陽光與陰雲的變遷。他有一種可笑的感覺：怕。

這樣走着到那裏去，他狂意識到戴安道家。到戴安道家去幹嗎？戴安道那個人，他從意識裏得一種熟知的說明，一個平常的自以為不平常的人，一個時代的流行病的患者。去和他串一幕習慣的喜劇去告訴他今天感到的悲哀不！

他心裏的「不」並未影響到他的腳，所以仍是向前繼續走着，直到他抬頭：啊，那不就是那一叢熟識的野墳嗎？

過了野墳，轉過彎：那不就是他居宅的竹林嗎？

那不就是那白牆嗎？那門嗎？

「坐下歇歇吧，」並沒有說出聲，他坐下道旁一塊石頭，在一棵松樹的傘下，四出的松枝滴着融化的雪水。

「不就到了嗎？」

真奇異地站着。他真希望一下跨進那門：完了，輕鬆了。

靜裏飄着一點冷。

約抽一隻烟捲的時間過去了，王子猷站起來，默默地走向來時的路，頭都不回

「怎麼？」

「回去吧。」很低地。

「不是到戴先生家裏去嗎？不是已到了嗎？」

「我原是乘興而來的，興盡就可以回去了，何必一定要見着戴呢——」
他自己聽到語尾有一點顫抖，一點哽咽。

一九三二年，七月。

原书空白

卷二

原书空白

夏 夜

人物

齊辛生（中學教師。年約二十五六。）

狄穀如（齊女同事。年約二十三。）

女生甲

女生乙

聽差一

時間 現代

地點 北方某城

書室。窗臨學校園。成行列的綠樹，假山上爬滿的紫藤，和樹間漏出的圍牆，遙可望見。這時，夏天的陽光從西方斜照著窗底一角。窗前一大書桌。綠色的桌布上，書數冊。由窗過去，按左壁，有門通園子裡。左壁大書架兩具，白幔遮著，裡面是空的。書架角一藤椅。右壁，圓藤桌一，小木椅兩，分放桌側。桌上放茶具。再過來，懸一白色門簾，內為臥室。壁上懸尺高畫兩三幅。可辨孰為名畫孰為名文家像。幕開時，齊坐書桌前藤椅上。椅向右壁，與書桌平行放着，坐在上面的人可望窗外。又偏過頭來看室內。齊注視在壁畫上。

齊

（自語）明天再收拾它們吧。把一切東西都收檢了真不像一間屋子了。我還得在這裡過一夜呢。為甚麼只過一夜了呢？真好笑的。（站起，望窗外。）出去走走。走吧。也向園子裡的草木說聲「再會」吧……（聽有敲門聲。）請進來！

(狄同女生甲，女生乙入。)

女乙 (笑聲) 我說齊先生在家，是不是？

齊 剛打算出去走走……(把書架前的藤椅和兩小木椅移到書桌前，成一半

圓圈。再去就藤桌上的茶具斟茶。)

狄 齊先生不是有事嗎？

齊 不，正是無事，想到園子裡去走走——你們坐吧。喝點水。(把斟了茶的茶杯

放在書桌上。)

(都坐下了。)

狄 已收拾好了。

齊 大致都收拾了，(望室內)完全像一個空屋子了。雖說還有些東西沒有檢，明

天還有時間的。

女乙 (向女甲，像問她似地) 明晚走？

齊 是的，明晚走。

女甲 如狄先生在歡送會上說的，我們都感到先生走了是我們的損失。我覺得先生是可以不走的。

齊 是沒有甚麼理由說一定得走，不過我已接受了南方朋友底邀請，並且並且我有一點想到南方去。

女乙 先生不是常說北方底好處，說很喜歡北方嗎？

齊 (微笑)離開了北方，我會更喜歡它，更想到它底好處的。

狄 你們是來拷問齊先生的了，那裡是來看他？

女乙 是的，我們原是和狄先生說，「去看看齊先生吧，看他已把行李收拾好了沒有？看他真能夠淡淡地離開這圈子，這學校，還有我們嗎？真能夠把一件件安放

成習慣的東西放進箱子不感到一點——」

狄 (對齊)她說話的樣子雖可笑，但我聽來真有點感傷似地——

齊 (默。)

女甲 假若走的是你，我們來看你，並且這樣說，你不更要感傷嗎？

女乙 我們大家不放齊先生走，還是走不成的。齊先生，就告訴你南方的朋友吧，說我們不放你走，你不去了。

齊 下學期有更好的先生來教你們的。(微頓)多經驗幾個先生是好的。那時你們會完全忘記我。(微頓)除非有時想起我對不住你們——密斯狄，你說是不是？人是應該學着忘記的。記憶是一種沉重的擔子，常常使人無力去擔負。現在和未來。生活，忘掉，又生活。我常常向自己這樣喊着。

狄 (默。)

齊 我說得太粗魯了，原諒我。

狄 我在想，正如人底身體有強弱一樣，有些人善於忘記，有些人不善於忘記。

(這時女乙感到無事做的寂寞似地，推開椅，起立，取下書桌上的一本

書。

齊 這幾本書是準備帶到火車上去看的。

(女乙翻着書，裡面掉下兩個白色的信封。)

女乙 (俯身去檢拾) 這是準備在火車上寫信的，是不是？(檢了起來) 給我寫一封，齊先生一定得給我寫。(走近書桌) 我自己信封上來寫我底名字吧。(取筆，低頭寫一會。轉過頭來，手拿着另一信封，笑說) 這個寫上你底名字，好不好，秋先生？

秋 也許齊先生是特別準備給誰寫的。

齊 不是，準備在火車上想起誰就給誰寫的。

女乙 那當然要給我們寫了。

(寫好，把信封仍夾進書內，書仍放還原處。拿起茶杯喝茶。)

齊 涼了吧？

女乙 沒有。涼了我們自己斟。

(狄也起立，取茶來喝。)

女甲 齊先生到了那邊，還是望常常給我們寫信，不要以為我們不是先生底學生

了——

女乙 (在女甲背後說) 我說我們走得了，你瞧，天快黑了。

女甲 (起立) 那我們就走吧。

齊 (也起立) 還玩玩吧。

女乙 我們還有點事，——狄先生還可以留在這裏。

狄 我也想回去了。

齊 沒有什麼事嗎？

狄 事倒沒有。

女甲 (向齊) 明晚車站上見。

女乙 明晚見。——狄先生，明天見。

(都走向門。女甲女乙走出後，齊和狄再回到室中。)

(頃刻的沉默。齊和狄都感到不知說什麼話似地。齊把兩小木椅放還原處，再斟一杯茶放在書桌上。)

齊 坐吧。喝點熱茶。

狄 (走近書架)好，不用客氣。(拉開書架的白幔，輕輕自語)都空了。(仍拉過白幔遮着。)(看齊，齊已坐下。)(齊先生總共在北方住了幾年？)

齊 (想一想)整整六年了。——到北方來，也是夏天。也許比現在稍晚點。

狄 你真很喜歡北方嗎？

齊 從前我是甚麼地方都不喜歡，住一個地方厭煩一個地方。祇有在這裏住得

最久所以也可說是喜歡了。但現在我是甚麼地方都會喜歡的

(陽光全沒，漸漸暮色濃了。)

齊 讓我打開燈嗎？

狄 讓我們在這朦朧裏浸一會兒吧。我有一點喜歡黃昏。

齊 我從前在詩中說黃昏是一道憂鬱之河，靜靜地流到人間。那時我不大能夠忍受每一個黃昏搜索到我窗前，那寂寞的聲音。（微頓）以後我慢慢同它熟習了，習慣了它底容貌。言語，如一個熟習的朋友。

狄 你不喜歡它嗎？

齊 如一個熟習的朋友，我並沒有感到它於我的重要，就是說我並不覺得如何喜歡它。雖說我並不厭煩它天天的來訪。

狄 我是愛在黃昏裏做着夢的，做着一些小小的夢，又悄悄地讓黃昏給我掩蓋着。（微頓）你不覺得可笑嗎？

齊 了。（有點不能制止被感動）我有時候也愛做夢。（微頓）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狄
（仍挨着架站着，不動。輕輕地念着。）

這一個心跳的日子終於來臨！

你夜抵嘆息們的漸近的足音，

我聽得清不是林葉和夜風私語，

窸窣聽過苔徑的細碎的蹄聲，

告訴我，用你銀鈴的歌聲告訴我呀，

你是不是預言中的年青的紳？

齊
（愈成動。不能說出甚麼話。）

狄
（繼續念）

你一定來自那濃郁的南方，

告訴我那兒的月色，那兒的日光，

告訴我春風是怎樣吹開百花，

燕子是怎樣凝戀着綠楊？

我將會眼睜在你知夢的歌聲裏，

那憔悴我似乎記得，又似乎遺忘。

這就是你那時的夢吧。

齊

（被感動的聲音）那也是一個黃昏，我在夏夜的樹林裏散步，偶然想寫那樣一首詩。那時我才十九歲。十九歲，真是一個可笑的年齡。

狄

你爲甚麼要讓那「年青的神」無路走過，不被歌聲留下呢？

齊 我是想使他成一個「年青的神」。

狄 「年青的神」不失悔嗎？

齊 失悔是更美麗的，更溫柔的，比較被留下。

狄 假若被留下呢？

齊 被留下就會感到被留下的悲哀。

狄 你會裝扮過一個「年青的神」嗎？

齊 裝扮過，但完全失敗。

（狄走到椅前，看見齊低着頭，像忍受甚麼似地。）

狄 怎麼了？

齊 沒有甚麼。這黃昏使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應該被忘掉，被埋

葬的……但不是失悔的。

狄 假若這黃昏帶給你不好的記憶，那讓燈光把它趕走吧。

（走到右壁開燈）

狄 （坐下。）我想起我們初認識的時候。一個剛認識你的人會感到你有些孤傲；熟一點後又會得到相反的感覺你是太和易，太使人親近；但更熟後，會感到你底和易，你底使人親近中仍有你底孤傲。

齊 （默）

狄 我想是你生活底寂寞所養成的。

齊 是的，我有時甚至有點固執的。我自己也覺到，但我又固執着我底固執。

狄 你並不像一個固執的人。

齊 不是對人，是對自己。

狄 那是殘忍的。

齊 對自己，我願意殘忍點。現在更習慣這殘忍了。

狄 你底童年一定也過得很寂寞的？

齊 早期的童年我一點也記不清了。常聽人說他能記得五歲時的事，我真奇怪，甚至有點羨慕。

狄 我就能清楚地想到我四五歲時的事。（作回憶狀。）

齊 我就祇能想起兩件事，算是最早的記憶了。一是葡萄葉，葡萄藤牽滿天升的時候，那新鮮的綠色真使人歡喜。我像已懂得歡喜，那時我似乎還在乳母底懷抱裏。

狄 （如吃了甚麼好食物似地。）真是甜的記憶，而且涼幽幽地，是不是？

齊 一是菊花在小庭裏開了的秋天，我靜靜地坐在小臂椅裏，兩個短短的手膀放在椅臂上。那時真像一個成年人似地懂得享受寂寞。

狄 我小時候就愛幻想，幻想些溫柔的可愛的東西。

齊 以後能夠記憶的童年都在亂離中。因為在亂離中，那小小的寂寞的靈魂是缺少關注，缺少愛撫的。十一二歲，我就與舊小說作了密切的伴侶，日子都在那

裏面過去了。現在想到那時的我，整天或且深夜執着一卷殘舊的書，把一雙眼睛，一顆寂寞的心完全放在那上面，我真感動到想緊緊擁抱着那小小的可憐的靈魂哭泣。

秋 你沒有可愛的幻想嗎？

齊 彷彿是沒有的。祇有時對一根小草或者一個小蟻說，「你知道世界是不是

很大很大，而且我也將長大，飛出外面去？」（微頓）終於飛出了。那時我十五歲。

秋 你有時也想念你底鄉土嗎？

齊 也有時想念。但出來了就沒有回去過。

（頃刻的沉默。秋起立走走，走近書桌，拿冊書來翻，那兩個信封又掉下在

桌上。）

秋 （轉身）辛生！

齊 （從沉思中醒來用眼望着秋，表示疑問和等候。）

狄 我幾乎忘記你明晚就要走了。

齊 (回聲似地) 我也幾乎忘記我明晚就要走了。

(頃刻的沉默)

狄 你來這學校已兩年。

齊 (回聲似地) 兩年。

狄 我才來一年半。

齊 (默。)

狄 我看學生們都對你很好。

齊 還好。

狄 課程也沒有甚麼使你感到不便嗎?

齊 沒有。

狄 你爲甚麼一定要走?

齊 我有時作事，自己都不給自己一種滿足的理由的。

狄 (走向椅前，坐下。) 當你想到明晚就要走了，你不感覺到有什麼使你不得不

意走嗎？

齊 我不感覺到有什麼使我不願意走嗎？

狄 是的，我們常常覺到，決定作一件事是很輕易的，但到了臨作的一頃，一想到

「真要件嗎，」就會生一種微妙的回顛的。你不是在遺域裏住了六年嗎？而

且——

齊 你是說留戀？

狄 而且你不覺得有一種新的東西生長在你心裏嗎？

齊 新的東西？

狄 在你不知不覺裏生長起來的，在你忽視裏生長起來的……但它會使你知

道的……比如你想到「明晚就要離開這裏了，」……比如在剛才的黃昏

裏……。

齊 (默。)

狄 (又起立，在室內走着。) 我下學期也不想在這裏了，……這裏我將住不下去，……(極用力的帶淚的聲音) 我也想到南方去。

齊 南方去?

狄 (走到齊椅前) 是的，南方去。你是殘忍的，「南方去」故意問着，故意很淡然地……(向齊伸出手臂，淚流出，話無聲了。)

齊 (感動，起立，擁抱着狄。頃刻的沉默。) 我是不會傷到的，我是不會想到的。眼如，平靜點。(狄伏在齊胸裏啜泣) 我曾，我曾有意來損壞你底心嗎?

狄 (帶淚的聲音) 「我曾，我曾有意來想傷……」是的，你是會爲你自己辯護的。(極用力地說出) 你不會想到，你沉思的眼光，是向我說着多有力的溫柔的話。你寂寞的影子是多有力地，追逼着我……。

齊
(感動。)

狄 (帶淚的聲音) 你想把你自已關在孤寂裏，就該真把自己關起。但你還是開着你底門的，而且還用好意來引人進去。而且，還用溫情來款待……

齊
(感動。)

狄 而且，你還會節省你底好意，你底溫情，如一個吝嗇的人。你彷彿殘忍地說：「這樣，我會使她更需要我，更熱切地需要我……」

齊 (感動的聲音) 責備我吧，盡量地責備我吧……是的，我是殘忍的，我是自私的。

狄 (吸泣輕到聽不見了。)

齊 我是再不願給與人什麼，也不從人家取什麼的……我不會努力把自己關起來嗎……我不會努力不問你，不問你親近嗎……但還是我底力量能夠做到的嗎……我還是漸漸地，漸漸地愛上你了……

秋 (拾起眼睛望齊)

齊 我還是漸漸地，漸漸地愛上你了，漸漸地需要你底愛了。(微頓)所以我現在是非走不可了……

秋 (張着眼睛望齊)

齊 現在是非走不可了。(微頓) 我是不快樂的，我愛你是不能使你幸福的。我想，讓我更努力愛你一點吧，讓我悄悄地離開你吧，我沉默的忍耐，決斷的悲傷，與以後記憶的負載，都是無足輕重的。我能夠擔負。我將再試試。再試試我底力量……

秋 (仍望齊)

齊 (如自語) 我是不曾想到的，我是不曾想到的，殘忍的事總是殘忍的。對自己殘忍也就是對人殘忍。——是甚麼時候你愛起我來的。是甚麼力量使你這樣愛我？

狄 (溫柔的聲音,小孩似的聲音)因爲你明晚就要走。(微頓)想到你明晚就要走,我才自己覺到我愛你到這樣深。我不能離開你。我永遠不能離開你。帶我一塊去,任何地方,天堂,或者地獄。

齊 (俯下吻她。)

狄 (作夢似的聲音)我老早就在你身上做着夢,悄悄的做着。我是快樂的,滿足的。但你明晚就要走了,你要把我底夢帶走了,我再沒有夢了。

齊 (又俯下吻她,較長的吻。吻後,狄眼睛仍閉着,齊看着她長長的睫毛。)

(齊坐下,狄立在他面前。齊把她底椅移近,讓她坐下。)

齊 (執着她一雙手,望狄。)

狄 (撲入齊懷裏)我得洗洗臉。

齊 我叫聽差。(起立,按叫人鈴。)

狄 (起立)讓我到你臥室去藏着。(向齊作小孩臉相。)

齊（擁抱她吻她同走向懸門簾處狄走進去。）

狄（復出，拿一面盆給齊）把這給聽差。（齊把面盆放在木椅上，狄復進去。）

（聽差入。）

齊 打盆臉水，再拿點熱開水。

（聽差取盆及水瓶出。暫時沉靜。齊在室內步着。）

（聽差拿面盆及水瓶入。放面盆在木椅上，水瓶在藤棹上。復出，聽着聽差的腳步聲走出後，狄出，端面盆進臥室去。齊仍步着。）

（一會兒，狄出。齊停步。狄走到他面前，走入他臂裏。齊吻她。）

狄（抬起頭望齊）告訴我，你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你剛才在黃昏裏想起了使你不愉快的事情。

齊 你爲甚麼有了這念頭？

狄 剛才洗臉時我想起的。說我願意聽。

齊 願意聽？

狄 是的，我願意聽。

齊 再說「我願意聽。」

狄 爲甚麼？

齊 (感傷地)「我願意聽。」你說得多像那五年前的聲音。(微頓)她要我

說一個故事時常是這樣說的。我讀了一本小說或者戲劇，她常要我說那故事給她聽。我們一塊躺在牀上。我說着說着，說到她悄悄睡去。(微輕)我們還沒

有十分熟的一個黃昏裏，她就要我說故事。我第一次說的故事是「幸福王子」。那可憐的該被祝福的小燕子……」

狄 你一個人擔負那記憶是沉重的。說給我，你也許會輕鬆點。從那故事底起始到最後。

齊 完全平庸的。第一天我說，「我是年青的神。」第二天我說，「好意是能夠拒

絕的嗎？」第三天我說，「愛情是能夠拒絕的嗎？」第四天就輪到該我哭泣了，「我是受了生命底賄賂。」以後我常自語着，如一狂人似地，「我沒有愛她，我並沒有愛她。」但那記憶是一直纏着我，到現在——

狄

（發見齊眼角的淚）哦，怎麼了？

齊

沒有甚麼——讓我哭泣一會兒吧——你不願意見我哭泣嗎？——我是不

應當向着你哭泣的。（忍淚的聲音。放了狄，坐下。）

狄

你瞧，（指壁上的影子，兩人底頭剛在一塊。）

齊

（抬頭望壁上。）

狄

那時她多大的年齡？

齊

二十歲。

狄

（指影子）你瞧我才十九歲，你也才十九歲。——她以後愛了另外一個人

嗎？

齊 以先就愛一個人。

狄 我以先就愛過一些夢，那夢裏都是你底影子——你們玩了好久？

齊 從夏天到另一夏天。（微頓）其間都是不好的記憶。

狄 都是不好的記憶？

齊 也有一段短短的日子。（回憶狀）黃色的槐花靜靜落下庭院的夏夜，一個螢火蟲在雛角飛，我在她黑暗的窗子下懷念她。她那時考學校去了——以後就踏到現實底荆棘，初踏到荆棘時，我是可笑的，我暴躁地說，「這是命運底嘲笑。我不能堪。」但慢慢地，愛情使我更了解愛情，更會獻身愛情了。我懂齊愛情是要用痛苦來培養，而且是用痛苦來衡量的。

狄 不好了爲甚麼還要玩下去？

齊 我們斷絕過幾次。但每次在我自己把生活，被她扯成敗絮的生活稍稍弄好後，她又來了，帶着她愛憐的眼光來了。而且那眼光似乎說它是不應該被拒絕

的。但我並不埋怨她。那至少由於她有點想念我，不能完全離開我。

但最後？

齊 但最後，最後我說，「經過了幾次的離合，我是再沒有力量說讓我們分手

了。」但還是分手了。（微頓）但那記憶是一直纏着我的——

狄 你不是說「生活，忘掉，又生活」嗎？

齊 懂得說「忘掉又生活」的人常是不能忘掉，不能「又生活」的。

狄 快樂一點吧。我要使你快樂一點。

齊 我是不快樂的，我是有病的。

病？

齊 是的，我精神上是有很沉重的病的。無救的病。無救的靈魂。（微頓）所以我

說，「我還是漸漸地愛上你了，我漸漸地需要你底愛了，所以我明晚要走了。」

狄 （驚）你明晚還是要走嗎？

齊 我曾說過我明晚不走了嗎？我不應當明晚走嗎？

狄 （執着齊的手，痛苦地搖頭）你不能走，你不應當走。

齊 你不能平靜一點嗎？你不能平靜一點想嗎？

狄 （伏人齊懷裏）你是殘忍的，你是殘忍的。

齊 我有了更堅決的決定。

狄 （無力的聲音）甚麼時候有的？

齊 你洗臉的時候。

狄 （無力的聲音）我完全不知道什麼了，我沒有了腦子，我沒有了力量，我沒有了
有了一切。

齊 聽我告訴你。

狄 （無聲）

齊 讓你「生命底賄賂」從你身邊過去，你「生命底生命」接着就會來的。拿

出力量來。聽我底話，如你底一個忠實的朋友說的。

狄
(無聲)

齊 我已沒有了青春的心，我已沒有了康健的愛，我是有毒的，所以我要把自己關起來。是我底過錯，你還是受了一點毒，但還很輕很輕，而且你還年青，能夠抵抗的。讓我補救我底過錯吧，趁還能補救的時候。

狄 (帶淚的聲音) 你這些話全是過分的誇張，故意的誇張。

齊 不。很久來，我活了一年就如活了十年似地。我活得太久了，我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我不能愛一個人了。

狄 (有一點恨意) 你是故意想在生活中排演殘忍的悲劇嗎！

齊 你還不能完全了解我，你以後會寬恕我的。(微頓) 我以前同一個朋友談過：人生如一條車道似的，沿途應該有適宜的車站。比如第一站是溫暖的家家；第二站是良好的學校教育；第三站是友誼與愛情；第四站是事業；最後一站是

偉大的休息。在這條道上，缺少了某站或者排列顛倒了都是不幸的。

狄（很平靜）你底車道上呢？

齊 缺少了一些，而又排列顛倒了一些。

（沉默）

狄（抬起頭）那我們還能再見面嗎？

齊 隨神底意思。

狄 你到了那邊不寫信給我嗎？

齊 你需要我底信嗎？——假若能給你一點幫助——但我想是不應當的。

（沉默）

狄（起立，殘忍地說。）你以為我不能對自己殘忍一點嗎？我覺得我對自己一

點沒有同情，沒有哀憐。

齊（溫和地）不要說這樣的話。

狄 爲什麼？

齊 (愈溫和地) 因爲我想起五年前一個夏天的黃昏，我也曾向人說過這同

樣意思的話。我說，「有時我把事情看清楚了，我能夠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的位
置上，而且對自己一點不同情。」——我覺得我似乎不應當得着這樣的話的。

狄 又爲什麼？

齊 (愈溫和地) 我說過我並不埋怨她。我沒有帶着恨意回想她過，即使回想
到許多長長的陰暗的日子。但我想起我最後那幾句話常使我不安。

狄 (無語。)

(又一剎的沉默)

齊 (起立，伸手給狄) 你不能寬恕我嗎，即使我作了許多損傷你底心的事，即
使這最後作的仍是？

狄 (倒人齊手臂裏。)

齊 勇敢些，作我一個年青的妹妹。我家裏有一個小的妹妹，我離家時才三歲，當

我每次帶着祝福的心想起你時，我將如想起我那小的妹妹。

狄 (抬起頭，感動的眼光。)

齊 (輕輕吻狄底額一下，放開她。)

狄 (輕聲) 那我要向你說晚安了!

齊 是的，晚安!

(又一刻的沉默。怕打破這難堪的沉默似地，兩人都無語地走向園子底門。)

齊 要我送你回去嗎?

狄 謝謝，我想一個人在夜裏走一段路。

齊 那麼不妨礙你了。

(都走出門，一會兒，齊入。把自己擱入椅裏，頭伏兩手裏，作忍受狀。很久，起

立，就桌上拿起一個信封，寫着狄底名字的，吻它。抬起頭，空漠地望着——）

齊（帶淚的聲音）我接受了「生命底賄賂」，却拒絕了「生命底生命」。（走近書架，拉開布幔，望一眼裏面的空虛，又拉上。望着壁上的畫幅，移木椅至畫幅下，站上去把畫一幅幅地取下。下來，把畫幅放在書桌上。再坐下椅子，空漠地望着，不自覺地發出輕聲——）

我激動的歡聲你竟不聽，

你底脚竟不爲我底顫抖暫停，

像靜穆的禱風飄過這黃昏裏，

消失了，消失了你驕傲的足音……

啊，你終於知預言所說的，無語而來

又無語而去了嗎？年青的，

一九三三年，北平。

卷
三

原书空白

燕泥集後話

去年大公報文藝副刊要我寫出一點對於新詩的意見或者我自己的經驗，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做的題目，若是非做不可，我的能力也僅能旁敲側擊一下而已，於是我準備寫一篇「無絃琴」，準備開頭便說那位不爲五斗米折腰的古人，說他的牆壁上掛有一張無絃琴，每當春秋佳日，興會所至，輒取下來撫弄一番。我的意思是說我間或也有一點撫弄之意。但這篇文章終於沒有寫成，這個事實足以證明漸漸的我那一點撫弄之意也終於消失了。

現在一本小書放在我面前。漢園集。翻開燕泥集。

燕泥集？這難道是我自己那些情感的灰燼的墓碑嗎，這樣精緻的一個名字又這樣生疏？今年春天，之琳來信說我們那本小書不久可以印出，應該在各人的那一

部分上題一個名字。我老早便擬有一個名字，但爲了或種緣故不能用。之琳乃借我以「燕泥集」三字。我當即回信說，這個名字我很喜愛，因爲它使我記起了孩提時的一種歡欣，而且我現在彷彿就是一隻燕子，我说不清我飛翔的方向，但早已忘卻了我昔日苦心經營的殘留在空樑上的泥巢。是的，我早已忘卻了，一直到現在放它在我面前讓我淒涼的憑弔着過去的自己，讓我重又咀嚼着那些過去的情感，那些憂鬱的黃昏，和那些夜晚，我獨自躑躅在藍色的天空下，彷彿拾得了一些溫柔的白色小花，帶回去便是一篇詩。但這樣的夜晚只和集中的第一輯有關係。對於第一輯中那些短短的歌吟我有一點偏愛——我說偏愛，因爲我現在幾乎是一個陌生人，我不敢自信我的諦視，然而我從他人的評語裏找到了一個字眼，一個理由，快樂，讀着那些詩我感到一種寂寞的快樂，在我的記憶裏展開了一個寒冷地方的熱帶，一個北方的夏夜，使我毫不遲疑的認識我自己，如另外一篇未收入集中的「夏夜」所描寫。

說呵，是什麼哀怨什麼寒冷搖搖

你的心，如林葉顫抖於月光的摩撫，

搖碎了你眼裏純潔的珍珠，悲傷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為今夜這樣鬼厲。

你的聲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觸着每粒光陰都成了黃金……

我是一個留連光景的人，我喜歡以我自己的說法來解釋那位十八世紀的神祕歌人的名句，在利那裏握住了永恆。第二輯中則是一些不寐的夜晚裏的長歎與輾轉反側。一陣遠遠的鐵軌的震動，一聲淒厲的汽笛，或者慘白的黎明裏一匹驢子的嗚咽。陰影那樣沉重。又沒有一種絕望的靜寂。這變徵之音無法繼續，我乃尋找着

我失掉了的金鑰匙，可以開啓夢幻的門，讓我帶着歲月，煩憂，與塵土回到那充滿了綠蔭的園子裏去。我乃找到了一片荒涼。我乃發覺我連一張無絃琴也沒有，漸漸的我那一點撫弄之意也終於消失。

甚至於現在我諦視着我昔日苦心經營的泥巢感到一種陌生人的驚訝。

我是蘆葦，不知那時是一陣何等奇異的風吹着我，竟發出了聲音。風過去了我便沉默。我不願意我成爲一管笛子或者一隻喇叭。

我甘心傾聽。

而且我纔知道分行的抒寫是一種冒險。一篇完美的詩是一個奇蹟。我們要用這粗俗，混亂，寒冷的文字製作一個肌肉豐滿的形體，其困難正如雕刻師企圖在冥頑的抵抗着斧斤的大理石身上表現他的思想和情感。當我們年青時候，我們心靈的眼睛向着天空，向着愛情，向着人間或者夢中的美完全張開的注視，我們彷彿拾得了一些溫柔的白色小花朵，一些珍珠，一些不假人工的寶石，但這算得什麼呢，風

正的藝術家的條件在於能夠自覺的創造。所以不但對於我們同時代的伴，就是翻開那些經過了長長的時間的嚮，還是盛名未替的古人的著作，我們會悲哀的喊道，他們寫了多少壞詩！藝術是無情的，它要求的挑選的不僅是忠貞。在這中間一定有許多悲劇，一定有許多人像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英雄終於失敗了，終於孤獨的死在聖赫勒那島上。

我並不是在這裏作不祥的暗示。對於未來我並不絕望。但我實在有一點悲傷我自己的貧乏，而且當我傾聽時，讓我誠實的說出來吧，他人的聲音也是多麼微茫，多麼委靡。

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爲新詩刊號刊

原书空白

夢中道路

從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

燕泥集中有一篇以這樣兩行收尾的短詩。那彷彿是我的情感的界石，從它我帶着零落的盛夏的記憶走人了一個荒涼的季節。那篇詩裏的意象的構成基於一次悲哀的經驗。那年我回到我的生長地去，像探訪一個舊日的友人似的獨自走進了我童年的王國，一個柏樹林子，在那枝葉覆蓋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莊嚴的墳墓，白色的山羊，草蟲的鳴聲和翅膀，有着我孩提時的足跡和歡笑和恐懼——那時我獨自走進那林子的深處便感到恐懼，一種對於闊大的神祕感覺；但現在，那些巨人

似的古木謙遜的低下頭了，那壓在我幼小的心總上的影子烟霧一樣消散了，「在我帶異鄉塵土的足下」這昔日的王國「可悲泣的小」我癡立了一會兒。我歎息我喪失了許多可珍貴的東西。一直到我重又回到這個沙漠地方來我總覺得我像印度王子出遊，在菩提樹下得到了妙悟。或者像因食了智總之果而徧論講的亞當，我失掉了我的伊甸，但並不追悔。從此對於人世上的一切我都有了見解，我的思想如一條枯涸的河，不能隱藏一尾魚，一根蘆草。我不復是一個望着天上的星星做夢的人。

但是爲什麼我說更喜歡那迷離？

我記得有一個時候我很憂鬱，「在昨天與明天之間我總是徘徊，」我常想起一位古人，他在道路上走着走着，他肩頭的轆突然墜下地了，墜碎了，他却不回顧的繼續走着。有時我覺得那是一種智者的態度。有時我又覺得未免矯情。

對於過去我，以前總是回顧又回顧，一直到望不清楚了我還留連。但現在我似

有了一種解脫的智慧，當我回頭用柔和的目光撫摩我破碎的夢時我並不帶着傷感，雖說這樣縹緲，這樣悵惘。

我寫詩的經歷便是一條夢中道路。

我曾有過一段多麼熱心的時間，雖說多麼短促。我傾聽着一些飄忽的心靈的語言。我捕捉着一些在剎那間閃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樂或酸辛在於一個嶄新的文字建築的完成或失敗。這種寂寞中的工作竟成了我的癖好，我不追問是一陣什麼風吹着我，在我的空虛裏鼓弄出似乎悅耳的聲音，我也不反省是何等偶然的遭遇使我開始了抒情的寫作。

我們幼時喜歡收藏許多小小的玩具，一個古銅錢，一枚貝殼，一串從舊宮燈上掉下來的珠子，等到我們長大了則更願意在自己的庭院裏親自用手栽植一些珍異的芬芳的花草。

書籍，我親密的朋友，它第一次走進我的玩具間時是以故事的形式。漸漸的在那些情節與人物之外我能欣賞文字本身的優美處了。我能讀許多另外的書了。我驚訝玩味，而且沉迷於文字的彩色，圖案，典故的組織，含意的幽深與豐富。在一座小樓上，在稷稷的松濤聲裏，在靜靜的長晝或者在燈光前，我自己翻讀着破舊的大木箱裏的書籍，像尋找着適合口味的食物。

一個新環境的變換使我忘記了我那些寂寞的家居中的伴侶。我過了一年半的放縱的學校生活。直到一個波浪把我送到異鄉的荒城中，我纔重獲得了我的平靜，過分早熟的甘心讓自己關閉在孤獨裏。我不向那些十五六歲的同輩孩子展開我的友誼和快樂和悲哀，却重又讀着許多許多書，讀得我的臉變成蒼白。這時我纔算接觸到新文學。我常常獨自走到頹圯的城堞上去聽着流向黃昏的憂鬱的江濤，或者深夜坐在小屋裏聽着簷間的殘滴，然後在一本祕藏的小手冊上以早期流行的形式寫下我那些幼稚的情感，零碎的思想。

之後我在一個荒涼的海濱住了一年。闊大的天空與新鮮的氣息並沒有給我什麼益處。我像一棵托根在磽薄地方的樹子，沒有陽光，沒有雨露，而我小小的驕傲的枝葉反阻礙了自己的生長。

衰落的北方的舊都成爲我的第二鄉土，在那寒冷的氣候與沙漠的乾涸裏我却堅忍的長起來了，開了憔悴的花朵。假若這數載光陰過度在別的地方我不知我會結出何種果實。但那無雲的藍天，那鴿笛，那在夕陽裏閃爍着彫殘的華麗的宮闕確曾使我作過很多的夢。

Oh dream how sweet, too sweet, too bitter sweet,

whose waking should have been in Paradise.....

我那時溫柔而多感的讀着邁列士丁娜·娜色蒂和亞弗烈·丁尼生的詩。一

種悠揚的俚俗的音樂迴盪在我心裏，我曾在一日夜間以百餘行寫出一個流利的平庸的故事，博得一位朋友稱許它的音節，又一位朋友從遼遠的南方致我以過分的讚賞。那種未成格調的歌繼續了半年。那些脆薄的早落的黃葉只能在爐火裏發出一次光亮。直到一個夏天，一個鬱熱的多雨的季節帶着一陣奇異的風撫摩我，搖撼我，摧折我，最後給我留下一片又淒清又黯麗的秋光，我纔像一塊經過的磨琢的璞玉發出它自己的光輝，在我自己的心靈裏聽到了自然流露的真純的音韻。陰影一樣壓在我身上的那些十九世紀的浮誇的情感變為寧靜，透明了，我彷彿呼吸着一種新的空氣流。一種新的柔和，新的美麗。當清晨，當星夜，我獨自憑倚在長長的白石橋上，躑躅在槐陰下，或者瞑坐在幽暗的小窗前，常有一些微妙的感覺突然浮起又隱去。我又開始推敲吟哦了。這纔算是我的真正的開始。然而我沒有天賦的匠心和忍耐，從這開始便清楚我許多小小建築的傾斜，坍塌，不值一顧。我自知是一道源頭枯窘的溪水，不會有什麼壯觀的波瀾，而且隨時都可乾涸。我僅僅希望製作一些

娛悅自己的玩具。這時我讀着晚唐五代時期的那些精緻的冶豔的詩詞，靈感於那種憔悴的紅面上的嫵媚，又在幾位班納斯派以後的法蘭西詩人的篇什裏找到了一種同樣的迷醉。

燕泥集中第一輯便是這期間內的製作的殘留。原有的篇什在這三倍以上。這一段短促的日子我頗珍惜，因為我作了許多好夢。

此後我便越過了一個界石，從它帶着零落的盛夏的記憶走入荒涼的季節裏。當我從一次出遊回到這北方大城，天空在我眼裏變了顏色，它再不能引起我想像一些遼遠的溫柔的東西。我垂下了翅膀。我發出一些「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我讀着T·S·愛里略試。這古城也便是一片「荒地。」我聽着啄木鳥的聲音，聽着更柝，而當我徘徊在那重門鎖閉的廣宮外時我更彷彿聽見了低咽的哭泣，我不知發自那些被禁錮的幽靈這是發自我的心裏。

在這陰暗的一年裏，我另外雕琢出一些短短的散文，我覺得那種不分行的抒

寫更適宜於表達我的鬱結與頹喪。然而我仍未忘情於這侍奉了許久的女神。我仍想從一條道路返回到昔日的寧靜，透明。

我不開誰的夢，像軍頭露

作了我一夜的夢；

最怕月曉風清欲墜時

失落了塞門的鑰匙。

我竟真像失落了我的鑰匙，我凝着忍耐繼續寫了一點，但愈覺枯窘。我沉默着過了整齊一年。假若我重又開始，不知是一種使我自己如何驚訝的歌唱。

我曾經說過一句大膽的話：對於人生義勵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我是一個沒

有是非之見的人判斷一切事物我說我喜歡或者我不喜歡。世俗所嫉惡的角色有此人扮演起來很是精采，我不禁佇足而傾心。顏色美好的花更需要一個美好的姿態。

對於文章亦然。有時一個比喻，一個典故會突然引起我注意，至於它的含義則反與我的欣喜無關。

有一次我指着溫庭筠的四句詩給一位朋友看：

楚水悠悠流如馬，

恨紫愁紅滿平野，

野上千年怨不空，

至今燒作鴛鴦瓦。

我說我喜歡，他却說沒有什麼好。當時我很覺寂寞。後來我纔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實在有一點分歧：他是一個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裏追尋一份意義。我呢，我從重時翻讀着那小樓上的木箱裏的書籍以來便墜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歡那種錘鍊，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我喜歡讀一些唐人的絕句。那書如一讀笑，一揮手，縱然表達着意思但我欣賞的却是姿態。

我自己的寫作也帶有這種傾向。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蹟，浮現在我心靈裏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些圖案。

用我們這種簡單的拙笨的口語去表現那些顏色，那些圖案，真費了我不少苦澀的推敲。我從陳舊的詩文裏選擇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燒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聯想的典故。一個小小苦工的完成是我僅有的愉快，但這種愉快不過猶如歎一口輕鬆的氣，因為這剛脫離了我勞瘁的手而豎立的建讀物於我已一點也不新鮮，我熟悉它每一個棟樑，每一個角落，不像在他的著作裏可以找到一種奇異

風土的迷醉。

有時我厭棄我自己的精緻。

現在有些人非難着新詩的晦澀，不知這種非難有沒有我的份兒。除了由於一種根本的混亂或不能駕御文字的倉皇，我們難於索解的原因不在作品而在我們自己不能追蹤作者的想像。高貴的作者常常省略去那些從意象到意象之間的連鎖，有如他越過了河流並不指點給我們一座橋，假若我們沒有心靈的翅膀便無從追蹤。

再有些人喜歡責備一朵花開放得不合時宜。趨時的人自然可以按照流行的樣式穿他的衣裳，但不必抱怨宇宙爲什麼風樣闊大，爲什麼有許多人不助他的興。然而這些都於我無關。我倒是有一點厭棄我自己的精緻。爲什麼這樣枯窘？爲什麼我回過頭去看見我獨自摸索的經歷的是這樣一趨迷離的道路？

原书空白

卷
四

原书空白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

原书空白

脚步

你的脚步常低響在我的記憶中，
在我深思的心上踏起甜蜜的悸動，
有如虛閣懸琴，久失去了親切的玉指，
黃昏風過，絃絃猶顛着昔日的聲息，
又如白楊的落葉，飄在無言的荒郊，
片片互越的歎息猶似樹上的蕭蕭。
啊，那是江南的秋夜！

深秋正夢得酣熟，
而又清澈，脆薄，如不勝你低抑之脚步。

你是怎樣偷偷的扶上曲折的欄干，
怎樣輕捷的跑來，樓上一燈守着夜寒，
怎樣帶着幼稚的歡欣給我一張素紙，
喊看你的新詞，

那第一夜你知道我寫詩。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

懺 歎

我是喪失了多少清晨露珠的新鮮？

多少夜星空的靜謐滴下綠蔭的樹間？

春與夏的笑語花與葉的歡欣？

二十年華待唱出的青春的歌聲？

我飲着不幸的愛情給我的苦澀，

日夜等待熟習的夢來覆着我，

不管外面呼喚草一樓青青蔓延，

手指一樣敲到我緊閉的門前。

如今我悼惜我手裏喪失了的年華，
悼惜它，如死在青條上的未開的花。
愛情雖在痛苦裏結了紅色的果實，
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難檢拾。

六月二十五日

歡 樂

告訴我，歡樂是什麼顏色？

像白鴿的羽翅，燕子的紅嘴？

歡樂是什麼聲音？像一聲蘆笛，

還是從稷稷的松聲到潺潺的流水？

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溫情的手？

可看見的，如亮着愛憐的眼光？

會不會使心靈微微的顫抖，

或者靜靜的流淚，如同悲傷？

歡樂是怎樣來的，從什麼地方？
螢火蟲一樣飛在朦朧的樹陰？
香氣一樣散自薔薇的花瓣上？
它來時，腳上響，不響着鈴聲？

對於歡樂，我的心是盲人的目，
但它是不是可愛的，如我的憂鬱？

六月二十七日

昔年

黃色的佛手柑從伸屈的指間
放出古舊的澹味的香氣；

紅海棠在青苔的階石的一角
開着，像靜靜滴下的秋天的眼淚；

魚缸裏玲瓏吸水的石山上
翻着普洱茶葉背的紅色，

小庭前有茶漆色的小圓椅
曾扶托過我昔年的小手臂。

寂寥的日子也容易從石欄畔，

從廊躡着家雀的瓦檐間輕輕去了，

不聞一點笑聲，一絲嘆息。

那長迎風開着的小廊的雙扉，

那匍匐上樓的龍額的木梯，

與那會作回聲的高牆

都記得，而且能瑣尾的談說

我是怎樣一個太不頑皮的孩子，

不解以青梅竹馬作嬉戲的同伴。

是的，在那古老的落窠的屋子裏，

我亦其一草一木，靜靜的長，

靜靜的青，也許更在寂寥裏

開過三兩朵素白的花。

但沒有飛鳥的歡快的翅膀。

七月三十一日

雨天

北方的氣候也變成南方的了，
今年是多雨水的夏季。

這可解釋我心裏的氣候的變化：
沒有溫暖，沒有朋黨。

是誰第一次窺見我寂寞的淚，

用溫存的手爲我拭去？

是誰竊去我十九歲的驕傲的心，
而又毫無顧念的遺棄？

呵，我會用淚染濕過你的手的人，

愛情原如花木一樣

在人忽視裏綠了，在忍耐裏露出蓓蕾，
在被忘記裏紅色的花瓣開放。

紅色的花瓣顫抖着過成熟的香氣

是我日與夜的相思，

而且飄散在這多雨水的夏天裏，

過分的纏綿，過分的潤濕。

八月十五日

夢 歌

吩咐溢流的月華，
滌清你的行程，
夜的胸懷爲你的步履起伏得更柔美，
你裙帶捲着滿空的微風與輕雲，
流水屏息傾聽你冷冷的環佩。

你脩曼的絲髮紛披着金色的羣星，
如滿架紫藤垂着瓏藤的花朵，
那清輝照亮了人間每粒合眼的靈魂，
每顆心都開着，期待你撫慰的低歌。

夢呵，用你的櫻唇吹起深遠的簫聲，
那仙音將展開一條蘭花的幽路，
滿徑散着紅豔的薔薇的落英，
青草間綴着碎圓的細語的珠露。

我的裸足微顫於盈盈不盡的奇遇，
欲佇又行的慵懶輕失了沿途的清新，
如慵的雙臂垂着沉沉的驚異：
不能環抱無邊的溫柔，流着的歡欣。

密林的綠葉滴下令人酥醉的芳馨，

但飲乾這杯杯靈酒呵我更清醒，
綠苔空平陳着誘人輕睡の錦茵，
還有更靈奇的林外在前招引。

白石的長堤伸直的靜臥，

聽着我的足音漸近竟不微驚。

說着什麼甜蜜呵睡在它身側的柔波，
可能語我王子的吻，仙女的深睛？

我知最後等着的是一泓空盪，

你澄清的銀鏡照徹了我的心隱。

我覺到你的幽冷已溶沒了我全身，

雖說你擁抱着的僅我癡疑的瘦影。

我覺到紅莖的荇藻已撫着我兩臂，

是什麼媚香流泛在你皓潔的胸懷？

我真甘願化作柔柔的一滴清水，

在你無邊的蜜吻裏深深安埋。

九月十七日

愛情篇

晨光在帶露的石榴花上開放；

正午的日影是遲遲的腳步

在垂楊與菩提樹間遊戲；

當南風從睡蓮的湖水把夜吹來，

原野上更流溢着

八角茴與夜來香的氣味；

因為常春藤遍地牽蔓着

而兔絲子從草根緣上樹尖。

南方的愛情是沉沉的夢般的，

醒來的撲翅聲也催人入睡。

霜傘在無雲的秋空掠過，

獵騎馳騁在遠郊；

夕陽從古代的城關墜下，

風與月色撫摩着搖落的樹；

或是疑着忍耐的駝鈴聲

留滯在長長的乏水草的道上，

一朵白色的殞星如一獵獵息

或一滴冷淚流向遼遠的夜。

北方的愛情常是警醒着的，

且有輕趨的殘忍的腳步。

愛情是很老很老了，但不厭倦，
且會作嬰孩臉渦裏的微笑。

它是傳說裏王子的金冠。

它是田間少女的藍布衫。

你呵，你有了愛情

而又爲它的寒冷哭泣。

燒起落葉與枯枝的火來，

讓我們坐在紅光裏，爆炸聲裏，

讓樹林驚醒了而且微顫的

來竊聽我們靜靜的談說愛情。

九月二十三日

祝 福

青色的夜流盪在花陰

如一張翠，盈盈的芳芬

是飄散出的歌吟。我的相思

正飛着，一雙紅色的小翅

又輕又薄，但不被網於花香。

新月如半圈金環。幽光

已夠照亮路途。飛到你夢的邊緣

如一朵顫動的夜合花輕歛

怯懦的翅，佇立，守望

你眉影低垂，淺笑開上

嘴唇，如在夢裏得着我溫存的吻，

又微動着，如噴我的貪心。

當虹色的夢在你黎明的眼裏輕碎，

化作亮亮的珠淚，悄墜

到它翅上，閃出銀露的光輝，

它就負着疲勞，飛回

我期待的心，張開明眸

給你每日的第一次祝福。

十一月二日

贈人

你青春的聲音使我悲哀。

我忌妒它如歡樂的流水聲

睡在淺淺的絲草裏，

如翠星的銀聲紛落到

夢着秋天的湖心，更忌妒它

產生從你圓滑的嘴唇：

這類有成熟的香味的紅色果實

不知將被摘哪隻幸福的手。

對於夢裏的一枝花

或一角衣裳的愛戀是無希望的。

無希望的愛戀是溫柔的。

我害着更溫柔的懷念病，

自從你遺留下明珠似的聲音

觸驚到我憂鬱的思想。

十一月二十二日

圓月夜

圓月散下銀色的平靜

浸着青草的如寒冷的水。

睡蓮從夢寐裏展開她處女的心，

希澀的花瓣尖如被吻而紅了。

夏夜的花蚊是不寐的，

它的翅如黏滿花蜜的黃蜂的足，

竊帶我們的私語去告訴茸茸的蘆葦。

說呵，是什麼哀怨什麼寒冷搖撼

你的心，如林葉顫抖於月光的摩撫，

搖墜了你眼裏純潔的珍珠，悲傷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為今夜這樣美麗！

你的聲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觸着每秒光陰都成了黃金：

你以為我是一個殘忍的愛人嗎？

若我的胸懷如藍色海波之柔媚，

枕你有海藻氣息的頭兒於我心脈上：

它的顫跳如魚嘴裏吐進出的珠沫，

一串環連的銀圈作眠歌之迴旋。

迷朦的夢已棲止在你鼻尖，

你的眼如未吐放的並蒂二月蘭，

苞含着神秘的夜之馨麝，

你聽見一顆金色的星殞下林間嗎？

是黃熟的槐花離開解放的枝頭。

你聽見一片綠陰壓上你的髮際嗎？

是從密葉間滑下的微塵。

玲瓏的闌干的影子已移到我們腳邊了，

你沉默的朱唇期待的是什麼回答，

是無聲的落花一樣的吻？

一九三三年夏天

原书空白

(一九三四年二月至四月)

原书空白

夢

生怯的手

放一束花在我案上，

那是最易凋謝的花了，

金色的足印散在地上，

生怯的愛情來訪

又去了。

昨夜竹葉滿窗，

寒風中攜你同歸，

紹介於我家人之前，

爐火照紅了你的羞澀。

（你們的名字照亮了

夢中的幽暗。）

輕易送人南去，

車行後月白天高，

今晚翻似送走了自己。

在風沙的國土裏，

是因爲一個寂寞的憧憬嗎，

始知珍愛自己的足跡。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

短歌兩章

其一

日頭西沉了

又東升，希望

有你們的路上。

問我爲何徘徊，

越過海又走遍沙漠，

掛念一個木笛亮着

紅燭光，不是期待我

但我祝福？

我倦了

就休息在路上。一棵樹

倒下時不擇地方。

三月十九日病中

其二

沿着長鋤柄

汗水流到泥土裏，
長出了青的草，
黃的穀花，

貪婪的向土中發掘的
人啊，你將睡在地下。
又在墓墟裏起高樓，
笑聲雜着杯盤響，
歡樂使你們發狂了
又拔劍相向——

巨大的城將要崩壞，

埋在墳裏的人將要起來。
大地老這樣沉默才真古怪。

三月二十九日

夜景（三）

下弦夜的藍霧裏。

（你若不是這城中的陌生客，
會在街上招呼錯了人。）

馬蹄聲孤寂欲絕，

停在剝落的朱門前。

一半輪澹黃的燈光下，

附註：

夜景（一）見燕泥集。

有怯弱的手自啓車門，

放下一個黑影子，

又摸到門上的銅環。

兩聲怯弱的叩響。

（你猜想他未定的命運吧：

也許是一個浪子，

擲掉了半生的歡樂，

乖老回到他衰落的門庭。

也許是一個奮鬥的壯遊者，

窮老無歸，乃頽然

遠道投奔他僅存的親人。）

又兩聲較高的銅環響。

迫問門內悽異的沉默。

（你恐懼那未定的命運嗎？）

遲遲的乃有一聲憤怒的驚訝，

剝落的朱門開了半扉，

放進那黑影子，又關了。

（把你關在世界以外了。

你像走入一個離奇的地域

又茫然無所知的走出了。）

馬蹄聲孤寂遼遠……

（你現在知道了爲什麼

黃昏時烏雀就忙着翅勝飛！

是怕天黑盡了在樹林裏
找錯了它們的巢。）

四月十六日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

原书空白

牆

札札的水車的歌唱
展開清晨的長途：

灰色的牆使長卷更長，

我將佇足微歎了。

看藤蘿垂在牆半腰

青青的，誰遺下的帶子

引我想牆內草場上

日午有亭亭的樹影升騰……

朦朧間覺我是隻蝸牛

爬行在磚隙，迷失了路，

一葉綠陰和着露涼

使我睡去，做長長的朝夢。

醒來輕身一墜，

墮，依然身在牆外。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

砌蟲

總是冷砌間草在顫抖，
聽是白露滾在苔上輕碎，
垂老的豪俠子徹夜無眠，
空憶碗邊的骰子聲，
與歌時擊缺的玉唾盃。

是呵，我是南冠的楚囚，
慣作楚吟：一葉落而天下秋。
撐起我底風帆，我底翅，

穿過日光穿過細雨霧

去烟波間追水鳥底陶醉。

但何處是我浩蕩的大江，

浩蕩，空想銀河落自天上？

不敢開門石滿院的霜月，

更心怯於破曉的鷄啼：

一夜的蟲聲使我頭白。

扇

設若少女妝台間沒有鏡子，
成天凝望懸在壁上的宮扇，
扇上的樓閣如水中倒影，
染着賸粉殘淚如烟絮，
歎華年流過絹面，
迷途的仙源不可往尋，
如寒冷的月裏的生物，
每夜仰望這蘋果形的星球，
猜在山谷的濃淡陰影下

居住着的是多麼幸福。

十月十一日

枕與其鑰匙

「滄浪之水清兮，」有人唱，

「捲梧桐葉以爲杯，

一飲遂喪失了記憶。」

我不問誰的夢像草頭露

作了我一夜的慕；

最怕月曉風清欲墜時，

失落了墓門的鑰匙。

有人把枕當作仙人褥：

在袖內的幃上題着惜別字。

我不問從誰的夢裏醒來，

自歎我的悲哀明淨

如輕舟，不載一滴淚水。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

風沙日 (三)

正午河裏船都掛起白帆時

我放下街上的蘆葦簾子。

Le soleil déteste la pensée.

放下窗上的蘆葦簾子

我就在荒島的巖洞間了。

但我倒底是被逐入海的米蘭公

還是他的孤女，美鶯達？

美鶯達！我叫不應自己的名字。

暴風從遠處捲來像怒濤

突然捲去了一天的晴朗，

難道是我自己的魔法？

難道滿空飛着叫着的蝗蟲

是我葫蘆裏散出的黃沙？

我倒想着十月倫敦的黃霧呢。

「太太，你厭倦了陽光和花嗎？」

你厭倦了陽光和樹葉嗎？

讓我把車開得和船一樣

駛行在霧的街道中像河上。

一片礁石？礁石碰到了我們

我們就變浪花，沒有聲息。」

數十年來未有的大風

吹飛了水邊的老樹想化龍

吹飛了一座牌樓一垛牆

到牆子頭上也沒有聲息

我真想睡一個長長的午覺呢。

我真想在壁上描一幅畫

到壁上的畫裏去

醒來落在仙人島邊

聽人鼓掌笑「秀才落水」呢。

但聽你自己的夢話吧。

(幹嗎這一向你老說夢話?)

口渴可要一杯水? 一隻橘子?

……橘瓣准化為枳,

Maidena call it love-in-idleness,

不要滴那花汁在我眼皮上,

醒來我第一眼看見的也許是

一頭熊, 一匹狼, 一隻猴子……

……幹嗎牀頭的草你老瘦瘦的?

問着問着一翻身和盆和盤

打下地了, 打碎了夢了。

我正夢着一位小說裏的女人呢。

(娜斯塔西亞，你幸福嗎？)

裂帛聲，撕扇子聲，能使你笑嗎？)

我止夢着，我是一個白首狂夫，
被髮提壺，奔向白浪呢。

捲起簾子來，石倒底是黑夜了。

還是一半天黃沙埋了這座巴比倫。

附註

題目：風沙日（一）見燕泥集。

第一節第三行：紀德記王爾達文中王爾德語。

第二節第三四行：見莎士比亞暴風雨。

第四節第八九行：見聊齋仙人島。

第四節第十四行：莎士比亞中夏夜夢中原句。

第五節第五行：娜斯塔西亞爲杜斯退登夫斯基小說白癡中女主人公。

第五節第七八行：見古今注靈樞引錄。